

命慙然自服，讓於神淳名川耳尊曰：吾是乃兄，而懦弱不能致果，今汝特挺神武，自誅元惡，宜哉乎！汝之光臨天位，以承皇祖之業，吾當爲汝輔之，奉典神祇者，是即多臣之始祖也。元年正月己卯，神淳名川耳尊即天皇位。

〔日本書紀履中〕八十七年德仁正月，大鷦鷯天皇崩，皇太子中履自諒闔出之，未即尊位之間，以羽田矢

代宿禰之女黑媛欲爲妃，納采既訖，遣住吉仲皇子而告吉日，時仲皇子冒太子名，以紆黑媛中履。爰仲

皇子畏有事，將殺太子，密與兵圍太子宮，時平群木菟宿禰、物部大前宿禰、漢直祖阿知使主三人啓太

子，太子不信一云，太子醉以不起，故三人扶太子令乘馬而逃之中履。於是瑞齒別皇子正知太子不在，尋之追

詣，然太子疑弟王之心而不喚中履。瑞齒別皇子啓太子曰：大人何憂之甚也！今仲皇子無道，群臣及百

姓共惡怨之，復其門下人皆叛爲賊，獨居之無與誰議，臣雖知其逆，未受太子命之故，獨慷慨之耳。今既

被命，豈難於殺仲皇子乎？唯獨懼之，既殺仲皇子，猶且疑臣歟？冀見得忠直者，欲明臣之不欺，太子則副

木菟宿禰而遣焉。爰瑞齒別皇子歎之曰：今太子與仲皇子並兄也，誰從矣？誰乖矣？然亡無道，就有道，其

誰疑我，則詣于難波，伺仲皇子之消息，仲皇子思太子已逃亡，而無備，時有近習隼人曰：刺領巾，瑞齒別

皇子陰喚刺領巾，而誂之曰：爲我殺皇子，吾必敦報汝，乃脫錦衣，揮與之，刺領巾恃其誂言，獨執矛以伺

仲皇子入廁而刺殺，即隸于瑞齒別皇子，於是木菟宿禰啓於瑞齒別皇子曰：刺領巾爲人殺己君，其爲

我雖有大功，於己君無慈之甚矣，豈得生乎？乃殺刺領巾，即日向倭也，夜半臻於石上而復命，於是喚弟

王以敦寵，仍賜村合屯倉，是日捉阿曇連濱子，元年二月壬午朔，皇太子即位於磐余稚櫻宮。四月

丁酉，召阿曇連濱子詔之曰：汝與仲皇子共謀逆，將傾國家，罪當于死，然垂大恩而免死科墨，即日諱之，

因此時人曰阿曇目。

〔日本書紀安康〕四十二年恭正月，天皇恭崩，十月，瘞禮畢之，是時太子梨輕行暴虐，淫于婦女，國人

謗之，群臣不從，悉隸穴穗皇子安。爰太子欲襲穴穗皇子，而密設兵，穴穗皇子復興兵將戰中履。時太